

在楼道里相遇邻居乔老师,他告诉我,在离我们小区不远的谈家渡路上开着一家大众化的浴室。他吃惊如今的人家居住条件都不差,有二套卫生间很正常,在这寸金之地开着一家大众浴室有多少人会去洗浴?维持得下去吗?他的疑惑也是我的问题,我决定循着乔老师所指的方向去一探究竟了。

说起大众浴室,那已是明日黄花了。当年,我家拐角处的江苏路上就有一家叫“五龙池”的浴室,开在一条脏兮兮的弄堂里,周围的居民几乎都和它打过交道。一到年关,排队洗澡的男女两条长龙一左一右地排出了弄堂,暗合了五龙池中的双龙会。最有趣的是进门时,人人冻得瑟瑟发抖;出门后,个个满面红光、一身轻松。

当年去浴室洗澡实在不方便,那就改在家里洗吧,可也有诸多不便。尽管我家住“新里”,有卫生间,但那是合用的。洗

大众浴室

章慧敏

澡那天的准备工作颇漫长:铸铁的大浴缸年代久了生出了斑斑点点的锈迹,父母用去污粉使劲地擦洗四壁,好不累人;再就是两只煤气灶上一只水壶、一只大锅,开足大火烧开水,纵然是几热水瓶水全部倒进浴缸里也只够盖满底。洗澡那一天,我父亲会早早地到五龙池隔壁的老虎灶喊上一担水,然后等小工挑着扁担送来两大木桶的开水。一家人算是在家泡浴池了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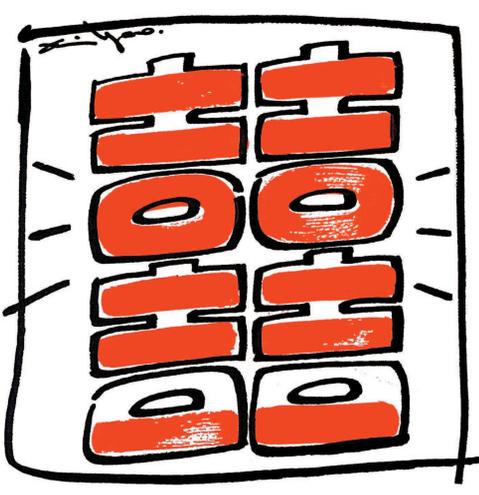
走在冬日暖阳中的谈家渡路上,左顾右盼的我也没找到那家浴室。见沿街面的居委会里走出一位身穿志愿者红马甲的先生,赶紧上前询问。他回答说:有啊有啊,就在前面的弄堂里。原来是我走过头了。我问这位姓梁的

先生,这一带布满了商品房和老工房,家里洗澡的设施应该都有吧,还有人去浴室?言下之意,浴室还维持得下去吗?

自然是有的。周边的一些居民和这家开了十几年的浴室似乎在一起慢慢变老。有的老头儿把浴室当成了公共客厅,舒舒服服地泡完澡,睡在躺椅上喝着酽茶,要么闭目养神,要么和前后左右的浴客嘎嘎讪讪。奢侈点的,还会花点钱请人扞扞脚、掏掏耳、刮刮痧,满足一整天。

梁先生还告诉我,近年的浴室又走进来一批新客人:城市建设离不开农民工,但住地的洗浴条件难说完善,他们喜欢花不多的钱去浴室消除疲劳、温暖身体。还有那些深夜落单的人,只要有合法的身份证明,花上30元钱在浴室里找个安心睡觉的地方,这样的性价比你说高不高?

我不记得当年的五龙池浴室有没有为浴客提供过夜的服务,但有个印象相当深刻:掀开浴室的棉门帘,只见头顶上方是高高挂着的衣服,一个挂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祈盼:二〇二一年多吉!

钩代表一个浴客,服务员代客挂上去又拿下来,从不见差错。这样的市井图如今难以寻觅了,大众浴室的浴资再低廉也在不断地更新设施,最起码存放衣物有上锁的橱柜,桑拿房也成了浴室的标配……

老板娘。我的出现让她充满了狐疑,因为他们不没女宾部。我解释只是进来看看。这下她的脸拉长了:“你不洗澡进来干什么?问什么?”

是啊,我在寻什么、看什么、问什么呢?唯一的注解我寻的只是一种怀旧的记忆。曾经,“老虎灶”“公用电话”也是一个活生生的记忆,却因为跟不上时代的节拍渐渐消失了。那么,处于十字路口的大众浴室的命运是变还是不变?我想,就凭“大众化”这三个字,就应该是坚持的理由。

皮匠吴叔,住带有老虎窗的小楼。在比邻而居的房舍中,并不起眼。令人起眼的是,他娶了一位标致的婆娘。那女人,一头乌漆如瀑的长波浪,衬着白净的瓜子脸,煞是好看,仿若年画上的美人着了灵性、下了凡。更叫人起眼的是,夫妻俩本属“老少配”,但鸾凤和鸣,相敬如宾。住对门的长余爷叔,一语解颐;这女人与皮匠,三生石上早就定下了姻缘啊!

祖籍如皋的吴叔,有一手祖传的制鞋技艺。经他手出来的皮鞋,不论是大大小小、荷兰船,还是香檳式的“三节头”,饱满挺括、尖翘流韵,且线脚匀称而扎实耐穿。走走试试,称心如意。尤其是那一柜子排摆有形的“楦头”,如同工艺品,叫人悦目赏心。

说起吴叔,颇有况味。那年,他在舟山路盘了一家店面,夫妻搭档,专给犹太人做鞋、修鞋。人说,你给从汇山码头下来的犹太难民做皮鞋,怕是铜钱掉进泥塘里,连响都听不见!开张一个多月,生意果然清淡。然吴叔守如常;吴叔可罗雀,但店门照常。长余爷叔嘲:老吴呀!西北风吃饱了没?他不吱声。吴嫂眉眼睨睨,酒窝一旋,嗔一句:你个扛大包的力巴,懂什么!哪晓得没多久,皮鞋店的生意就有了起色。那天,长余爷叔从汇山码头下了班回家,心血来潮,弯去鞋店。但见店堂里、街门前,进进出出,一水的犹太男女。买鞋、修鞋,络绎不绝。夫妻俩忙得跟个陀螺似的。看不懂了耶!吴氏一语醒懵懂人:莫看犹太人做了难民,但虎死不倒架,又乐天好动。舞照跳、琴照拉、歌照唱;西装皮鞋打领带,一样不能少哎!喏!街对面的“小维也纳”屋顶花园的舞场,人挤人。“蓬嚓嚓!”一双鞋能不讲究?

吴叔有眼头见识,脑子又活泛;在皮鞋足弓的部位埋入弹性薄钢板,又在皮鞋前端贴上软木薄片,脚趾舒适还吸湿防潮。下得舞池,登履炫姿,无论“狐步”“探戈”,或曼妙潇洒,或步刚力健;快意得很!尤其是女鞋,用尖头冲子在皮面上点出细碎花纹,美观还透气;双搭襟,大气又新潮。最是吴嫂手工打蜡的麻线,紧致牢固还防水。口口相传,吴氏鞋店就名动提篮桥一带,客户如同三月的桃花水,蹿蹿地涨哟!可几年后,犹太人陆续回了国,生意就淡了。没办法,关了店,回家开个小铺子。夫唱妇随,以修鞋业,倒也过得去。

那年,家乡来人,说乡里办的皮鞋厂停工歇业,没了生计,请他,指望起死回生。乡情难却,又身怀技艺,能不心动?吴嫂虽素怀仁慈,但擷下这一摊的营生,怎么办?犹豫了。吴叔懂。遂劝:人,不能忘了根本。多亲事大,家里事小。再说了,有你撑着,没事的!吴嫂不吱声了。回乡去,进了厂,见一堆式样老旧、做工粗糙的鞋,就来气。毕竟技痒难耐;画图纸、添材料、展技艺,手把嘴,带出了一众好工匠。一式有型有样的男女皮鞋往橱窗里一摆,吸睛刮目,销路大开,一度还发往上海。复兴之下,四村八邻三天一小请,五天一大宴;三星捧月,就赶上龛子供。老吴承受不了咯!瞅着机会就回上海。为平安,厂长一路护送进了弄堂。离别时,噙泪谢言。吴叔连连摆手:我就这点本事,能给乡亲做点事,该当的。长余爷叔看得真切,感喟不已,训示儿女:怎么做?你吴叔就是块活招牌!

皮匠吴叔

胡根喜

用户评价怎可代劳

童伟忠

家里更新空调,两位师傅依约上门。空调安装完毕,其中一位年轻师傅让我打开一款App,选择在线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,我尚在浏览之际,师傅一把拿过我的手机,迅速在安装质量、服务态度、收费情况、竣工调试等栏目上,一一点击5颗星“很满意”,代我作了评价。他毫不客气地越俎代庖,令我愕然无语。

眼下,家电维修安装行业大多通过用户评价来了解用户的满意程度,监管从业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服务质量。用户为其打分的档次,直接、间接地影响从业人员的绩效考核与收益分配乃至服务期限的长短,因而从业人员十分在意用户评价,也在情理之中。

其实,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赢得用户满意的评价?毋庸置疑,从业者只有严格按照行业标准和服务规范操作,在服务水准上精益求精,才是获得高分评价的不二选择。我相信,绝大多数的用户心里有杆秤,面对良好的服务,他们绝不也从不容惜“满意”的点击。

说到底,从业人员急吼吼地代用户作评价,除了自信心不足,更是一种作弊做假。对此,被“剥夺”评价权的用户也不该迁就和沉默,服务单位也该多进行回访,强化监督。毕竟,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,包括服务性企业的社会形象,靠代劳用户评价是出不来的。



两位阿姨

北风萧萧,晚上下课时迎面扑来是无尽的黑夜,夹杂着思念的忧伤。这时,吃上一碗滚烫的馄饨,听一声她热情的呼唤,温暖便涌上心头。

她是一位普通的食堂阿姨,一口东北话比饺子还正宗。虽环境艰苦,但她日日踩着短高跟,画眼线,展现出别样的精致。年复一年,她站在滚烫的三口大锅前,脸上被熏出一团红晕。她发起的手飞快地用勺子将馄饨撩起,大声喊:“荠菜肉好了!”“虾仁肉的来拿一下!”“戴金丝眼镜的小伙,你吃啥?”声音传出百米远,中气十足,她仍担心我们听不清,还用上了喇叭。其他食堂也有馄饨,但她这儿的效率最高,队伍再长都能在一刻钟内吃完,我便只认她了。

她有难得的好记性,她知道我爱吃荠菜肉馄饨,无需开口,她便娴熟地将十只馄饨放进锅中。她还记得我不吃香菜和葱。我怕烫,向她多要过一只碗,以后我的盘子里都会贴心地出现两只。我向她道谢,她大大咧咧地笑,这是我俩间的小秘密。清晨,她在卖粥和蛋饼的窗口忙碌,人多得排起了长龙,我被吵得脑袋嗡嗡直响,她却能不厌其烦地加热蛋饼,挑我喜欢的色浅的茶叶蛋。经她手的饭菜,不仅鲜美,还有浓情。

同样给予温暖的,还有宿管阿姨。期末考试持续两周,我身心皆疲往返于

宿舍与考场,天天灰头土脸。她仿佛知道我们的苦楚,那些天,她总站在宿舍楼门口,笑着向我们招手、祝福,我尤记得她轻轻拍拍我的肩,说:“加油,加油!”如同家人的鼓励。

她给予的温暖,还流露在日常的小细节里。每当我回宿舍,她总会说:“你回来啦,快去洗澡吧。”当我满头大汗地从澡堂里出来,她会关照:“赶快把头发吹干,早点休息。”有一晚,家人从市区赶来看我,我和他们一起去住酒店。十点多了,我匆匆忙忙跑出宿舍楼,她一把拉住我问:“这么晚了你去哪呀!”好一番解释后,她才放我走,像极了怕孩子闯祸的妈妈。我常常想,自己是多么幸福啊,身在异地,还有人陪伴、有人记得、有人牵挂。

两位阿姨,是再普通不过的务工人员,她们被岁月侵蚀了容颜,亦背负着生活的不易,从事着枯燥而繁重的工作。但她们用爱心赋予了工作别样的美丽,她们更像是我的亲人、我的港湾,她们惦记、关心着素不相识的我们,使陌生而庞大的建筑有了浓浓的爱和温馨,她们用真诚的爱照拂着孤独求学的我们。

还记得重阳节回家那天,我想起两位阿姨,那天,我往书包里塞了两包重阳糕,想着她们吃得啧啧香的样子,我的心里一片柔软。



降温了,该换件厚的滑雪衫了,我们家的厚衣服及被子等都置于卧室边上的储藏室,这是个面积仅1.5方平米的小斗室。然而在找出衣服的同时,一个长方体的密封塑料箱让我感慨起来。这个箱子是我1993年在南京东路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买的,是为防潮而专门用来存放我在德国出差时买回的彩色摄像机的。我每次出差,不论国内还是国外,都要带上“长枪短炮”,拍摄值得留念的照片和录像。

从模拟到数字是一大跃进。但记得有人曾提醒

过:要注意数字文件的安全(包括照片、视频和文字)。我恍然大悟:我们已栽了跟头。智能手机能把生活中美好的时光或形象留住,但这些东西和资料是不可能永久保留的。我们的手机或电脑里也许有成千上万的文字和抓拍的图片,可它们的保存时间归根结底是有限的。只要稍稍回想一下,就会觉得我们离开软盘的时间并不久远,接着就是盒式录像带及模拟式录像机的消亡。

多媒体时代,科技研发永远是进行时,一种数字媒体很快就会被另一种超越。我曾在电脑中保存过绍兴莲花落电视剧《翠姐回娘家》上下集,可过了不久就成了空文档。我也买过邓丽君的歌

曲全集(CD),再配上DVD放映机加“多媒体盒”,勉强用电视机听了一段时间,现在好像DVD又不行了。

有位奥地利记者说得好,要想让资料较长时间留存下去,就应尽早采取安全措施,将它们保护起来,比如采用多种存储介质相结合,而且应保存在不同的地点:家里留一个备份,另外再留一个备份在办公室。能做到这样也就算未雨绸缪了。可即使这样做了,还是不等于“一劳永逸”,有了移动硬盘做备份,仍难以避免意想不到的“全军覆没”。因为硬盘本身也是有时效的,到一定时候,比如因温度过高、震动过于频繁或湿度太大,它会成为空

纸质的优势

陈钰鹏



盘或乱码盘;一般认为,硬盘的寿命平均为10年。

值得建议的是,每个家庭可以准备一些对家庭成员而言,比较重要的文档“精整”出来,请人做成纸质文件。欧洲不少国家流行一种服务,帮助需要的顾客打印纸质老文档,包括老照片、老文字等,有的人也会自己做。有个数字是比较引人注目的:打印出来的纸质文件,根据不同的造纸材料和添加成分,通常能保存350至400年,这是没有其他载体能比得上的,即使到了时间也不怕,后人会见机复制或再版的。

朋友,千万不要把自己收藏的纸质书“扫光”而让书房“转型”,很多人都在争辩纸质书和数字书的优缺点,笔者仅从小小一个视角表示一点看法而已。

七夕会

母亲晚年有个心愿,要我写本关于家乡的书。我知道了母亲的愿望,但由于种种原因,一直没有落笔。

那天,83岁的老母突然昏倒,进了医院抢救,说是急性心肌梗死。这下把我们子女急坏了,医生总算把老母从死亡中拉了回来,母亲醒来却平静地对我们说:“没事胆要小,有事胆要大,不必紧张。人老了,这是自然规律。”

之后,我常去医院看她,陪她说话聊天。那次,母亲又重提要我写书的事。她觉得晚年能赶上好时代、享受快乐生活,这是她的福气。母亲乐观、宁静、豁达、知足,她出身书香门第,也念过不少书,她跟我说:“乡下的许多故事很精彩,不少人写过乡

下,但这些都是外乡人写的,你是族内人,是否花点精力,写本与众不同的家乡书?”母亲的语,让我觉得应该做这件事,了却她的心愿。我虽然没动笔写书,事实上我已经悄悄地做了不少案头工作。

母亲是我重点采访对象。当然

写本家乡书

周成树

我不会一本正经地采访,更多的是和她闲聊,从中汲取我要的资料。

每次与母亲聊天都很愉快。她深情地述说着大半辈子的趣事:从过世的外婆年轻时的事说起,到她与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情景、结婚时的排场……历历在目,讲得高兴时,母亲竟然手舞足蹈,放声大笑。当然人生也有悲事,母亲在回

忆日本鬼子入侵我家乡,犯下滔天罪行时怒火冲天,有时亦伤心得泪水止不住稀里哗啦往下流。乡下的那些事、那些人、那些地方,有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,结合我案头上丰富多彩、栩栩如生的资料,写家乡书的雏形基本形成。

母亲是位善良、贤惠、能干为我们子女操劳了一辈子的传统女人。她为子女的成长焦虑过、生气过,但她从没打骂过我们,更多的是爱护、鼓励、慈祥、教育……她也从来不用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孩子,只要求我们有坚韧不拔的精神,学会做一个有担当、有责任的人。这也是我写书的动力。

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当85岁的老母捧上儿子写的新书,她笑了,她笑得是多么甜美,因为母亲的愿望终于实现啦!

雅玩